

藏历火牛年,我的拉萨年

想西藏想了很多年,从“雪山上升起灼红太阳”的歌谣,就已经开始。然而西藏是遥远的。那种遥远不是时空,也不是速度,而是一种恒定。无论我最终抵达,还是最终不能抵达。

一旦有了一份遥远,生命就有了跨度,有了起伏,有了海拔,有了虚实不定和人神混迹。而这些,恰恰都是试图使沉甸甸的内里变得轻盈一些,空灵一些,稀释一些的必要手段。是的,现代人讲究手段。

有段时间,很多人海陆空地往西藏跑,我自认为的幽径已成通衢。面对通衢,性格总会让我掉头而去,去另辟花径、草径、柳径、竹径、羊肠小径或者无人之径。

面对招摇的泡沫,我那么固执地要成为漩涡底下深深不语的潜流。

然而又终于发现,世上的每条路径都充斥着赶集的人群,牵驴拽马,肩筐手篮,人欢狗叫……

面对这‘崩坏’的‘礼乐’,孔子是妥协的。不妥协

怎么办，他说，我总不可能和鸟兽一起生活吧，舍弃他们又当如何？

我想，是不应该在汹汹的来势面前，淹没我们对本来卓然恒定的事物的热爱和欣赏，如果一定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，那做为来者的你只有划地为牢，困死牢中。

我不相信这世界真会变得如此逼仄，我不相信泡沫下的潜流会长时间空自澎湃。我继续观察。于是发现，那些似是而是又似是而非的人们，去往西藏是各有所衷的，而西藏以高地的博大也正好为各路人马提供了侧重。

我很悲壮地发现自己枕戈待旦坚守着的精神领域，天亮已成为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。昔日的悲壮消失在天幕，它正无奈地混迹于时髦。

而西藏，已是世界最后的时髦。

看那些仁智之士笔下的或仁或智，都不尽然是我心目中的西藏，他们有他们的独特，我有我的创意，这世界依然为个性铺设下了无穷无尽的前程，我忽然不再悲观。属于我的潜流是覆盖不了，玷污不了，改辙不了的，能向这个日益整齐划一的世界提供一份小小的区别，这行为本身该是生命的大欢喜。

我于是蠢蠢欲动，心向高原。

这样，在藏历火牛年，我的数年期盼梦想成真，这一年，我叫它拉萨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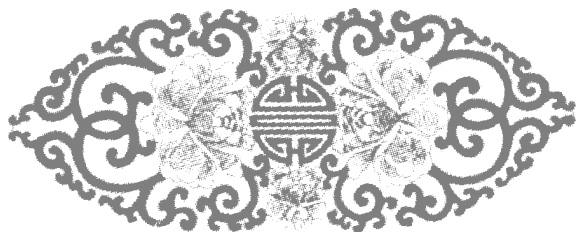
拉萨年，我向我对这个世界的兴趣部分走去。喜

欢一种精神的容器，比如甄别真伪、甄别人神的金瓶，甚至包括它饱受掣制的瓶颈。它那浑圆的腹中究竟几多机关，目睹了那么多人不知鬼不觉的秘密，却至今守口如瓶。

带着行囊在背的好感觉，我要去拉萨！

对于这个固体的世界，我有自己的触摸方式。细细地看那一路村庄，那流过村庄的河流，趟过河流的孩子，孩子走向对岸，对岸，有女人漂在水面的花衣裳……

渐次向前，心的海拔越走越高，直抵高原。



上路的追想

又上路了。

上路的感觉用老砖的话说，是“非常美丽之好也”。只是，陪我走过万水千山的老砖，这次不能同行

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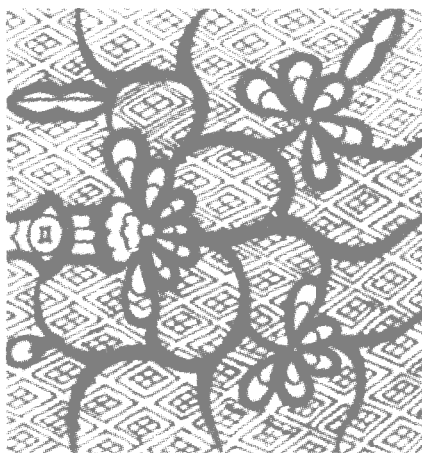
上次的西藏行搁浅在西宁。尽管他信誓旦旦，夸下海口，但本着留得青山在的祖训，还是撤了下来。他的多年高血压在西宁就表现出了高地反应。

时间又过去了一年。一年来，想想念念。直到今天终于痛下决心，将锈住的一组滑轮开始启动。在家收拾行李，拜托老砖代为买票。

车票到手时，居然是张软卧。我毫不宽裕，他也是一样，软卧之于我是太奢侈也太诧异了。但我很快明白老砖在其间曲折地转达出来的用意，诸如安全系数大，不消耗体力等等。此刻，我登上了开往西宁的软席包厢。空旷下来的月台上，老砖在桔黄的灯光中站立着，显得单薄。独自上路，和屁颠颠跟在老砖身后的感觉大相异同。它意味着，将独自去找旅馆、独

自进饭馆、独自挤票、独自背包、独自看风景、独自面对没有扶手的世界、独自在有感而发时自言自语，或不言不语。

车动了，缓缓地、慢慢地，灯火月台被拉开，成了一点摇曳不定的小桔灯，小桔灯挣扎着，最后，没有了。躺在干净的上铺，听着铁轨的撞击，孤身一人的情境使我不能不再去追想一年前，两个人为走向高原而曾经经历的一切：那一次是借庐山笔会之机，与老砖约好，经赣入蜀，由成都而飞西藏，走一条进藏的康庄大道。想想人由盆地直升高原，那份兴奋真是无法比拟。于是一路轻松快意，览御碑，观江堰，游青城，拜望司马、文君，品尝草堂香茶……可是，水满则溢，乐极生悲，不料——



跳进黄河洗不清

在成都,无法等到十天以后的进藏机票,我和老砖围看地图策划半天,最后决定从兰州,假道西宁、格尔木,然后入藏。这样不但不耽误时间,而且可以尽收高原景色,一一不漏。

从成都火车站上车,当然不可能在站上买到卧铺票。老砖依旧打算上车补票。没想到车上态度之恶劣前所未有。“有软卧,没硬卧,爱买不买。”乘务员一张搭拉着的脸,毫无美感。相互望一望,狠狠心,买下两张软卧票。进了车厢,一开门,里面已有两位男士,正聊着。其中一位男士颇不甘寂寞,马上引导我们加入他们的谈话。四个人都是直抵兰州,很自然聊起各去兰州的目的。

这位自称姓姚,家在兰州,停薪留职闯商海,已属年纳税十六万元的有产阶级;那位,是日本留学生,假期出来旅游。看到我们的装束,会意地冲我们笑。他已从西藏回来,到兰州后,去往敦煌。勉勉强强的中文使他很尴尬,一字一顿地表达。我们眼看着他

的思维一圈圈磕磕碰碰地运转，艰难地理解着三个中国人的交谈。我问他：“你，在，西藏，高原反应？”

他明白了半天，指着太阳穴：“这，痛。”

我便担心地望望老砖，不知这高原反应到底怎么回事，我们能否承受。我体积小，吨位轻，估计问题不大，老砖……

“脏，”他又吐出一个汉字，指指床上用品：“不能用。”

我明白：“那，你，怎么办？”

他又想了半天，忽然指着包：“里面，有，自己的，用。”他像一个弱智的大男孩，感觉还是挺善良，不像那些嗜血成性，咄咄逼人的日本佬。那位姚姓同胞则以东道主的姿态介绍说：“你们到兰州，一是看黄河，二是吃牛肉面。到一个地方，不吃当地的特色，就印象不深，也记得不牢。”

我接道：“现在的牛肉面满世界……”

“那可不一样，你吃吃就知道了，满世界的牛肉面还就是没有兰州的味儿。”

聊到天晚了，大家入睡。

又是一个列车之夜，钢轨的声音在唱那首遥远的童谣，我心里开始兴奋，因为，这个方向是在往新疆接近。屈指算算，我已经流浪得太久了。带着流浪儿的渴望回家而又梦想摆脱的情愫，我度过了又一个列车之夜。

软卧的早晨，是精力充沛的早晨。赏心悦目地往

窗外一看,列车正在翻越秦岭,风有些凉。

清晨七点,我们已经精神勃发地走在兰州的街头了。

我这是刚刚从母亲的故园,到达了父亲的故园。仔细看,许多兰州回民的脸谱上,都有我熟悉的纹路,这就是地域的血亲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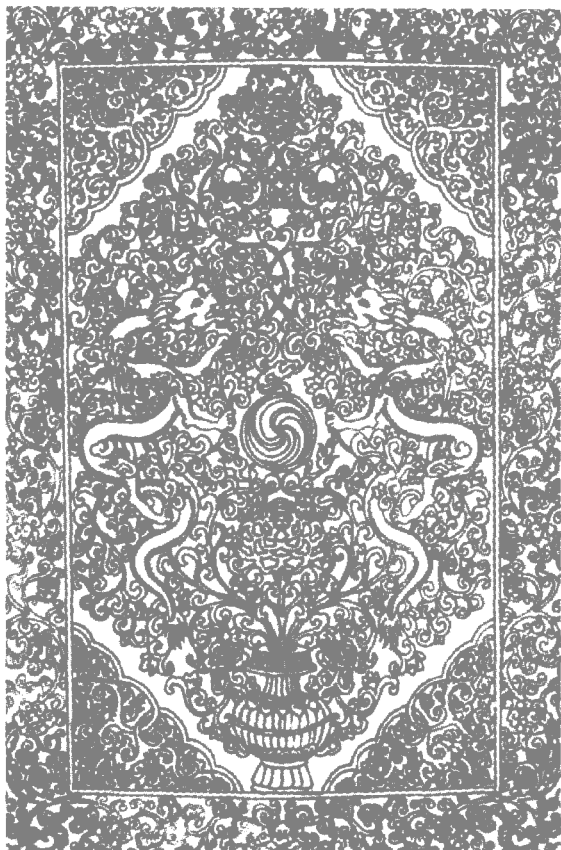
无目的地看着市容,不觉间走上了黄河大桥。看黄河,是在兰州的内容之一。我们伏在桥栏上正张望时,与软卧上的日本学生相遇,看样子已先住下,安顿好行装了。我们简便,包随着人走。大家笑笑,又各自走开。有这么个弱智般的外国人一参照,觉出了中国的确有很多自己的独到。比如说,这“跳进黄河洗不清”,就没法向他讲清楚其内涵、外延、本体和喻体、能指和所指等等属于中国化的东西。

站在黄河大桥上,我仔细地看,我认真地想,跳进黄河洗不清?

没错,肯定洗不清,瞧那滔滔的泥浆,滚滚而下,怎么可以指望它洗出清白呢?问题是,这么一句大白话岂不类同废话,它企图表达什么意思呢?再琢磨下去,跳进黄河洗不清,那就不跳。不跳、不洗、更是一身不清白。跳也不白,不跳也不白,洗也不清,不洗也不清,这不明明白白逼上绝路吗,怎么用心如此险恶?就算你说的是实话,黄河里洗不白什么东西,那你别指望让它洗,另找地方去,跳到长江看洗得清洗不清?干嘛死乞白赖认定要人家跳黄河?就像市场上

的广告误导消费者一样，这样的中国文化对国民也是一种误导。

建议从此有意洗刷不白的人去跳长江。往长江一跳一洗,清清白白,生活从头开始,岂不和美。



处处旗帜牛肉面

在车上就打定主意先吃一顿牛肉面。

在阑山宾馆安顿下来之后，去逛一条水泄不通的小吃街。大多是非常熟悉又对胃口的北方面食，尤其是一排排迎风招展的旗帜，带出点盛世的繁华味道来。全兰州对牛肉面实行统一价格，每碗一块七角，市民们以此为早点，所以，每涨一角钱，都要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把关，它直接关系到民计民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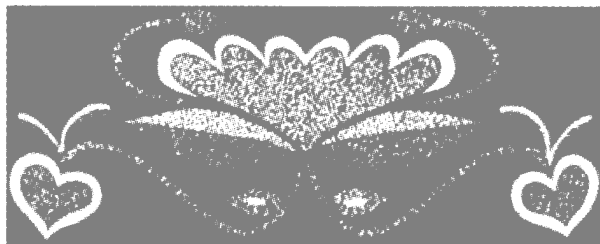
真是非常实惠，一大碗，不是饿极便吃不了，很纯正的兰州味儿。这一比，才知道什么叫正宗。这牛肉面在新疆卖到三块钱，远远逊色于兰州，无论是质，还是量。

老砖一碗不够，又盯上了一处水饺。水饺是他的长项，山东水饺居多，却没见过这种酸汤水饺，挺便宜，三块钱一大碗，又来了一碗。

在后来滞留兰州的几天中，我们变着旗帜吃牛肉面。一次走进一家牛肉面馆，生意好得火爆，一面大镜子上，写着《牛肉面的故事》摄制组赠。后来忙

得不亦乐乎的老板自得地说，是在他这个店里，拍了《牛肉面的故事》，从此生意总是这么好。尽管生意好，很多刚进来的人没地方坐，但看厨房那头的程序还是很板正，像要创名牌的架式。小伙子们手脚极其麻利，揪一团面在手，变戏法般，眨眼间就成了无数根细若游丝的面条，筋骨极好，怎么扯也不断，绕来绕去；“啪”扔锅里，那边流水线的伙计，长长的筷子只一下，便干净彻底地捞完了扔进去的一把面，往灶台上的碗里一捞，不多不少，刚好一碗，往下道工序跟前一推，下线上的小伙子忙一勺汤汁倒进去，得，一碗牛肉面就成了，上面飘一层细细的油花和香菜叶，有形有状，有色有味的。我看呆了。这生意做得真叫开心。

走出来，再看看别处，牛肉面的清真旗帜，是兰州不可或缺的一份景观。那上面的阿拉伯文字，飘荡在清香中，散发着信仰的坚贞以及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亲切。



异己的西宁

从兰州转道西宁，计划去往西藏。

游 1 次车，从兰州始发。我们一路上很是振奋，这是一片连梦也没梦见过的全新的风景。列车一直在缓缓地爬坡，终点西宁，是一座被称为“高原古城”的海拔 2,300 米的省会城市。

上初中时，教《中国历史》的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女老师，姓郭，她本来是教数学的，又兼历史课，因为比起数理化历史课太不重要了。所以她的历史课总是照本宣讲，大家没多少兴趣，各自动作。她在上面问：“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都生活在高山、高原，很偏远的边区呢？有谁知道？”

下面一个贫嘴的男生怪声怪气，“我知道。”

郭老师十分气恼地把他拎起来，“你知道你说，为什么？”

他哪里知道？我想了半天，也不知道。

“有谁知道？”她让知道的举手，谁也不知道。

她这才很深刻地告诉我们说，是因为少数民族

人单势薄，被历代统治者赶到了边远的地区，过着落后、贫困的生活，比如，内蒙，比如，青海……

以前，父亲家乡的破落嫡亲们，一次次千里迢迢投奔而来，带来的也是一派褴褛的印象。我从此知道，回民生活的地方，是落满补丁的地方，他们是被赶到块块补丁上去的，因为他们人少、势单。我因此曾有过一段时间关注黑人、白人及红人种族问题。

还是从朋友那里听到的一个发生在回民县长家里的笑话：这位回民县长接来了来自老家的舅舅，高高兴兴进了门，给老人做顿饭吃。想来想去，怕鱼虾肉禽腻着他，先吃清淡的吧，县长夫人在那里削起土豆来。舅老爷见状，拉下了脸：“你当县长了，风光呵，这就腐败了，连土豆都要削皮？咱祖祖辈辈什么时候吃过削皮的土豆？”

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并不久远，在九十年代之内。它的主人公，就是苦难的回民。我禁不住想，这青海高原，有大批的回民，他们现在的生活究竟怎样？血缘的力量在我身上起着越来越强化的作用。我那么认命地接受到：我是回回的女儿，我的血清决定了我的剧目，不可能是一幕人前人后跳梁小丑般的喜剧，也不可能是一幕招摇过市并且不戴破帽的小品，我的命运在悲剧与正剧之间摇摆，我的前面，我的后面，每当悠扬的唤礼声一起，便飘扬起一大片白色的灵魂，在信仰面前膝跪，天与地便一起垂幕。

在去青海的路上、列车上,我忽然为自己此行的身份感动:我是一个回回的女儿。这些东西,老砖永远懂不了,他在此刻显出几分异己。我举目搜索车厢,希望找到一个回民,说几句话,哪怕不说。我忽而飞越了宁夏那片回民的土地,那里,有我同族、同源、同旗帜的朋友,我想问问他们,你们会不会认我归宗?成为你们严肃世界里贞洁的姐妹?那片土地叫海原,海原关山万里,我不敢贸然飘流。这种漂走天涯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祖祖辈辈的困守,反差太大,我怕,他们不肯接纳我,我怕我认他们为同族,却被他们认为是异己。

“异己”,思维至此,我被这个词很痛地抓住不放。

窗外的风景也是异己的,那种全然陌生的高原景色,向我流露它的一点点抗拒。我感叹,人是多么容易融化在熟悉里呵 所谓的“水乳交融”,大概指的就是这种人与熟悉的交融状态吧?而陌生,总是带出隐隐的冷清和拒绝。

车到海石湾,上来一行人,与我们为邻,一路聊着,是当地口音。我伺机插进话题,问西宁,问格尔木,问气候,问回民。这位叫张桂鹏的,是西宁铁路系统的,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帮助。他介绍西宁,建议我们住西宁大厦,晚上去逛夜市,夜市在距大厦不远的大众电影院门口,夜市上有一种特色小吃,是回民的白条肉,不可不尝。到站人地不熟,我连方向都辨不

清，张桂鹏热情地引我们出了站，送我们到了西宁大厦。我们一再道谢。

“没关系的，我知道出门需要别人帮助。”

西宁大厦满员，我们去对门的祈连山宾馆。

站在楼上开阔的落地窗前，近处是连绵的半山腰，西宁城景尽收。比起来，如果说成都是一个叽叽喳喳的公关女郎的话，西宁则是一个不涂胭脂而带着红晕的农家女，健壮而安静。

青海是很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，一下车便有丝丝的凉意，需要加衣。它的年平均气温是 0°C 到 6°C 之间，长年低气温，我走在去宾馆的路上就不耐其凉，从包里取出衣服加了一件。同行的张桂鹏说，几乎常年都用得着毛衣。

街景显得非常开阔，没有拥挤成堆的蚂蚁人群，也没有喧闹到恐怖的车水马龙。西宁是一个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地方。但是，不行，我们都已经感到了身体的不适。“我耳鸣，”老砖说，“你呢？”

“我气闷，嗓子干，干到要出血了。”

这还都是些小问题，主要是心脏，觉得心脏跳得也有些“异己”。

晚上，我们真的找到了大众电影院，看那里摆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一溜摊点。这已经是省城的夜市了。几盏灯泡高挑着，照着几位白帽的男男女女，在灯下忙活。一箱箱散装三泡台，沿街摆放，七毛钱一袋。

那种白条肉，其实就是煮熟的羊肉，蘸着配料吃，味道不抵新疆的烤羊肉。那种大盘面也远远逊色于拉条子。两个外地人，坐在寥寥的夜市上，真是扎眼，怎么看怎么是外地人，几个脏兮兮的女人和孩子围着我们转，“散个也贴，散个也贴。”老砖不懂，我也没打算让他懂。

出于安全考虑，每到一地，都从心里希望能被看做是当地人。但是不可能，尽管我俩一人一身再大众不过的牛仔装束，但在西宁的街头，一望而知，外地人。

有点思念北京了。北京是一个可以淹没一切区别的大海，没有人会在北京的街头显出外地模样，它认可一切。我走着走着连跑带跳几下的习惯在北京也绝不会怪讶，在别处就得引人注意了。走得越远、越偏，那偏远就越是把你的显眼摆在突出的位置，让你在这个位置上不安，甚至自责自己的出轨。

“感觉怎么样，有没有点高原反应？”

“胸闷，气短，耳膜发胀。毛毛，我看翻唐古拉山很成问题，应该坐飞机，海拔这么高，别牺牲一位。”

“别别别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正待努力。”

“我老了，无所谓了，你们还年轻。”离开夜市，一直讨论着西宁。西宁，自始至终，给我的感觉都是异己。

灿烂的青藏高原

乘宾馆旅行服务社的豪华车去青海湖一线。

司机兼做了导游,没出市区,他便指着一个界碑说:“这是青藏公路的起点。”就此,我们驶上了直通西藏的国道公路。走了不远,司机又指着公路两侧一棵棵长得很结实,间距很严明的林带,说:“当初,马步芳的军队在这,马步芳命令手下士兵,一人栽一棵树,谁栽的树没活,就要砍头。所以这些树又叫人头树,一棵树就是一颗人头。”

我听了很震惊。可惜马步芳没活到现在,如果让他当林业部长,中国早就奋起直追,连房顶都绿化一遍了。难怪这片树木透出一股杀伐之气。

车过倒淌河,车过日月山,车在天地之间别无他物的自然中奔驰,我看到了真正的高原。遍野的黄灿灿的菜花,一坡一坡,半坡半坡,连绵不断而来,铺天盖地而去,有时候,在绿色的山坡上,黄花蜿蜒成一条小路,灿烂地通向深处的人家。

眼前简单的配色组成简单的世界 蓝的天,绿的